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外二种)

郭沫若 著



上



河北教育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外二种)

郭沫若 著



下



河北教育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外二种)

郭沫若 著

上



河北教育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外二种)

郭沫若 著

下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 / 郭沫若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7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ISBN 7-5434-3875-5

I. 中… II. 郭… III. 古代社会 研究 中国
IV. 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4263 号

书 名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外二种) 上、下
作 者	郭沫若 著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5
字 数	744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5434 3875 5/K · 120
定 价	45.50 元



郭沫若(1892~1978)原名开贞,号尚武,曾名鼎堂。四川乐山人。1923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1926年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次年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旅居日本,研究甲骨文、金文和中国古史。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组织和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救亡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等职,并任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二、三、五届副主席。一生著作被辑为《郭沫若全集》三十八卷,其中《文学编》二十卷、《历史编》八卷、《考古编》十卷。

序

本书之出版，实为吾国文字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填补了我国文字学研究的空白，而且为研究中国文字之起源、演变、结构、功能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本书共分十卷，每卷为一部断代文字学，从远古的甲骨文到近世的白话文，系统地展示了中国文字发展的全貌。本书的出版，对于推动我国文字学研究的深入，对于普及文字学知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力求做到准确、翔实、系统。本书的出版，是作者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果，也是广大读者关心的结果。本书的出版，对于推动我国文字学研究的深入，对于普及文字学知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青桐时代·序》手稿



《十批判书》税样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一九三〇年三月上海
联合书店初版本书影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



《青銅時代》 一九四五年三月
重慶文治出版社初版本書影



《十批判書》 一九四五年三月
重慶文治出版社初版本書影

出版说明

20 世纪是中国史学发展最显著、变革最深刻的时期。新时代、新史观、新史料、新方法、新的学术文化氛围等等，造就了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

20 世纪中国史学，大家辈出，学派林立，名著累累，异彩纷呈，在中国史学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现在的中国史学和未来的中国史学都得力于并将继续得力于先贤的这些努力；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代表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前进方向。

20 世纪中国史学，是中国历史学家研究成果在学术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的反映，成为时代的宏伟纪录；同时，它又反作用于前者，在促进社会变革与革命、增强爱国主义、加强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提高民族素质、增益人们智慧等方面，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20 世纪中国史学，是 20 世纪世界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说 20 世纪的外国史学对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话，那么，近几十年来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史学也在逐步扩大它对外国史学发展的影响。这种双向的

HD34/07

交流和影响，必将有利于推动世界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在世纪之交，编辑、出版《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是对百年史学名著的整理和总结，是尊重它们在史学上的成就和史学史上的地位，也是为后人学习、研究 20 世纪中国史学优秀遗产提供方便，是学术文化积累的基础工程。同时，这个工程也为外国学者进一步了解 20 世纪中国史学提供方便。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书也可看作是向世界展示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个学术长廊。

本社有志于从事这一尊重前人、裨益今人、嘉惠后人的文化出版工程。目的是推动中国史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促进中外史学交流。我们在史学界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决定编辑、出版《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这一工程繁重浩大，工作烦琐，限于我们的识见和能力，舛误纰缪在所难免，敬祈方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

编校凡例

一、编选范围。《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编选 20 世纪出版的、对当时史学发展或对其后史学发展产生过重大作用和重大影响，即在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者。专著、论集，一视同仁；名著、名篇，皆所珍惜。范围既广，其工甚巨，故先期编选部分已辞世的史学家的名著。

二、版本与编次。尽量选择好的底本，即作者的修订本或校阅本，精心编校，自成一卷。每卷冠有作者照片、小传、书影、手迹等。书首有总序，继之为目录、前言、正文，正文后或有附录，书末以作者著述要目为殿。原著按旧式提行分段者，改为现在通行的分段形式。独立成段的引文变换字体缩格排印。原著用文末注者，改为页下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小字夹注；夹注首尾原用括号者，一般删去括号；注文自成单元。

三、编校原则。除版式与必要的技术性处理外，原著的内容及结构，一仍其旧，以存文本原貌。

四、规范用字。改异体字为正体字，改繁体字为简化字，原则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1955

年12月22日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10日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1988年1月26日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为准。凡属繁体字与简化字一对一者，均用简化字，如赵与赵、兴与兴等；如系多对一者或多音多义字，则根据情况区别对待，如乾、幹与干等。对于姓名、地名、书名等专用名词，如用正体字、简化字容易产生歧义者，则保留原来的文字形体，如文徵明不改为文征明，鄞县不改为户县，《淮南子·汜论训》不改为《淮南子·泛论训》等。通假字、古今字、省形字等均保留原貌。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语言，每个作者都有其惯用字词，凡有根据者则不改为现在通行的字词。

五、标点符号。凡竖排、无标点或用旧式句读者，除个别有特殊要求者或限于目前的技术条件无法排印者外，一律改为横排、新式标点。标点符号的使用，以1996年6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为准。原著有专名（如人名、地名等）号者，均予省略；如专名号所标为并列关系且非集合词语者，其间加顿号以便区别。书名号一律用规范形式（《 》、〈 〉，外文书名排斜体），原著无书名号或书名号不规范、不完整者，一律补加或改正。

六、校改错讹。原著多为流传已久的名著，对其文字一般不作改动。但确属错讹者，在所当改；一般笔画之误，鲁鱼淆舛，显系误写错排者，径改不出校记。前人引书，常有省略约减或个别词语的更动，只要不失原意，则不以所引书改动引文。确需校改增删之处，用尖括号(< >)括住的字词，表示删去；用方括号([])括住的字词，表示改正；用

六角括号〔 〕括住的字词，表示增补。对校改增删者，一般加圈码右上角注注号（①、②、③……），并在同页脚注中说明校改增删理由及根据，其后用“校者注”字样与原著注释加以区分。

七、残缺处理。原著中因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而致无法辨认，又无其他版本可据以核查者，根据所缺字数用“□”表示；所缺字数无法确定者，用“（下缺）”表示。

八、数字用法。一般保留原著的用法。如同一部书或同一卷书数字用法不一致时，一律用汉字表示。

总 序

戴 逸

20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即将到来。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它经历了曲折崎岖的路程，也取得了伟大丰厚的成绩。这一百年内产生了不少杰出的历史学家，像王国维、梁启超、陈垣、陈寅恪、胡适、顾颉刚、钱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等，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情况。杰出的历史学家，一百年出不了几个。两千多年前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死后一百多年，产生了班固；班固死后五十多年产生了荀悦；又过了八十多年产生了陈寿。11世纪产生了欧阳修和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恕、刘攽与范祖禹，12世纪产生了郑樵。18世纪历史学家比较多，像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章学诚，等等。20世纪的历史学家就更多了，代表作也比较多。最重要的是

20世纪前期完成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过渡。同时,20世纪发现的史料大大促进了本世纪史学的发展,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汉代在孔壁里发现了《古文尚书》,西晋时在战国魏墓中发现了《竹书纪年》,这在学术史上均可大书特书。但在古代,这种重大发现数量不算多,时间间隔也很长。20世纪史料的发现是过去任何时代不能相比的,是大批的、连续的、重大的发现;从古到今都有,极为丰富。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现了甲骨文,还有金文即钟鼎文(金石文字从宋以后已有不少发现),产生了王国维、罗振玉、李济、郭沫若、董作宾、胡厚宣等一大批研究专家。如果没有甲骨文、金文的发现,他们的成绩就不会那么大。二是帛书和简牍的发现。长沙马王堆帛书和山东临沂、湖北云梦、甘肃居延等地简牍的出土,对先秦史和秦汉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由此产生了劳幹等研究专家。三是敦煌文书的发现,促进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宋、西夏历史研究的深入,丰富了中国历史的内容,产生出陈寅恪、常书鸿、唐长孺等一大批学者。四是外文材料以及少数民族文字如蒙古文、满文史料的发掘利用,扩大了中国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产生出陈垣、冯承钧、韩儒林、向达等一批蒙元史、中外交通史以及世界史研究专家。五是明清档案的开放使用。这部分材料极其丰富,有上千万件,有的一件材料就能装一汽车,管理这批档案的工作人员就多达二百人;研究专家则有孟森、郑天挺、王钟翰等。有的学者非常重视史料,例如傅斯年说史料就是史学。这个说法不一定很合适,但是强调史料的重要,也有它的合理性。有的专家穷年累月,劳精费神,一辈子搞史料,这也是对史学的贡献,不能因为他专搞史料,就说他不是史学家。史料研究是

关系到历史学盛衰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回顾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可以概括出它的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进化史观的引进。这是 20 世纪历史学的显著标志。自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社会进化学说风靡全中国，中国近代学术均奉之为圭臬。在此以前的史学，可以划到传统史学里去。20 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提出“史界革命”，显然是受到西方的影响，提倡以进化史观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史学有一种影响很大的历史观念，认为社会历史越古越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中国的道统，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新史学”显然不同，主张历史是进步的。今文学派和康有为的思想中已经有进化史观的因素，但更明确地提出系统的进化观点的则是梁启超。他认为不进行史界革命，中国就没有出路。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以后的历史学家，包括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傅斯年等人，都具有进化史观。进化史观不但认为历史是进步的，同时还强调历史的因果关系。梁启超就曾经反复强调过这一点。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批判，是建立在进化史观基础之上的。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观，实际上是进化史观走到极端的产物。他提出了疑古辨伪思想，认为上古时代不仅不是进步的，而且儒家宣扬的那种黄金时代，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当时怀疑古书、否定古史的风气非常盛行。这种疑古观念有它的片面性，但在廓清古史迷雾方面，它是有贡献的。古代确实有很多传说的东西，不可深信，但也不